

猥琐的贾瑞 清秀的于连

红楼百味斋

□于瑞桓

贾瑞想占威风八面的凤姐的便宜,不是吃错了药也不是吃了豹子胆。曹雪芹塑造这样一个偷鸡不成反把命丢的贾瑞是想告诉读者什么呢?是为给王熙凤凑齐弄权铁槛寺、毒设相思局、害死尤二姐的三大宗罪吗?弄权铁槛寺害死不认识的张金哥是被狡猾的水月庵老尼净虚搓弄的;害死尤二姐,活在当下的女性不是也没几个甘心给小三让位的吗?这两宗“罪”到底成立不成立在这暂不做细说,把“毒设相思局”这一宗罪判明了,那两宗也就迎刃而解了。

贾瑞是贾府义学的塾掌贾代儒的孙子,父母早亡,曹雪芹说他是个“图便宜没行止的人”。长到二十来岁,也没娶妻,受荷尔蒙的操控居然打起了凤姐的主意,凤姐虽放狠话要让这“没人伦”的家伙死在她手里,但所作所为还是想令其“知改”。但贾瑞色迷心窍,把凤姐的讽刺警示都听成“纶音佛语”,所以与其说是凤姐给他设局,不如说他是自投罗网,自己作死在了跛足道士给的“风月宝鉴”上。

贾瑞与王熙凤的这场戏,大致可分三步:

第一,宁国府花园偶遇。偶遇当然是对凤姐而言,贾瑞却是故意为之,他是偷着从宴席上跑出来躲在山后专门候着凤姐的,待看凤姐走来,就猛然从假山后冲了出来,觑着眼对凤姐儿说:“合该我与嫂子有缘”,一直想“到嫂子家里去请安,又恐怕嫂子年轻,不肯轻易见人”等等。凤姐见他这个光景,不仅本能地后退了两步,还把自己老公、家族都抬出来做挡箭牌,“怨不得你哥哥时常提你,说你好”,都是“一家子骨肉,说什么年轻不年轻。”可这些故意抬高实则捧杀的话,在只会用下半身思考的贾瑞那,反成了鼓励他进一步作奸犯科的动力。

第二,凤姐设局令其知改。贾瑞从此得空就开始往王熙凤住处跑,扬了眼找话挑逗凤姐:“二哥哥怎么还不回来?”“别是路上有人绊住了脚了”,“嫂子天天也闷得很啊”。凤姐起先指桑骂槐地点他说:“你是个明白人”,“比贾蓉两个胡涂虫强”。无奈贾瑞就是冥顽不化,凤姐姐只得“再寻别计,令他知改”。诓骗他在穿堂约会,结果把他堵在那冻了一夜,朔风凛冽侵肌裂骨几乎冻死。可他上不了手就是不死心,过后二日又来找凤姐。凤姐只好再次调兵遣将,把他约到一小空屋里,让贾蓉扮成自己赴约,贾瑞一见“凤姐”就迫不及待地要霸王硬上弓,被贾蔷和贾蓉逮住,弄他一身粪,还逼他写了欠他俩每人五十两银子的欠条。到此贾瑞方才明白是凤姐玩他,虽然心理恨得痒痒,但还是恨不得能将凤姐搂在怀里。

第三,贾天祥正照风月鉴。贾瑞虽不敢再往府里去,但淫欲却难自禁,又加上贾蓉二个常来索银子,怕祖父责罚,不到一年吃了几十斤药皆不见效,眼看小命不保。一日有个跛足道人来化斋,贾瑞听见能治“冤孽之症”,连叫“菩萨救我”。道人把警幻仙子所制的、把手上戴着“风月宝鉴”的镜子给了他,说:“这物专治邪思妄动之症,单与那些聪明俊逸,风雅王孙等看照。千万不可照正面,只照他的背面。”贾瑞收了镜子先是向反面照,结果看到的是一个骷髅;又将正面一照,见凤姐站在里面招手叫他,“荡悠悠觉得进了镜子……”贾瑞之死,可见是自己中了自己的毒。

问题的关键是贾瑞为什么会对凤姐鬼迷心窍呢?荣格的“阿尼玛”理论认为人类的心灵是双重的,通常是男性身上的女性特征投射到女性身上,女性身上的男性特征投射到男人身上。一个懦

弱的男性会被强势女性吸引,一旦遇到合适的女性,就会把内心中的女性心理形象投射出来,为遮蔽男性的自卑又往往以占有、暴虐的形式来表现。懦弱猥琐的贾瑞迷恋王熙凤,其实是他内心极度缺乏安全感的表现,长到二十来岁,发现了自己荷尔蒙的优势,“来,来,来。死也要来!”典型的自卑、懦弱和“勇敢”的混合。

在十九世纪的西方文坛也有个小镇的底层青年——于连,因与市长夫人——德·莱纳夫人的私情被送上了断头台。于连和贾瑞有着诸多相似之处,但又有着根本的不同。相同之处:他们都活在英雄精神退场的末世,都是家境一般、二十来岁、没有母爱的年轻人;都与有夫之妇有染,当然一个得手一个未遂,但最后两个人都死了。

从故事表层看,的确形似之处颇多,但仔细分析故事内在逻辑大相径庭:于连想要的是尊严,贾瑞想满足的是肉欲,所以曹雪芹笔下的贾瑞猥琐,司汤达笔下的于连清秀;于连的父亲是个粗俗贪婪的木匠,贾瑞的爷爷是私塾先生,但于连爱读书、有理想、喜欢思考。而贾瑞要在爷爷的逼迫下才勉强做样子;贾瑞没能占有王熙凤,于连用野性与傲慢不仅征服了单纯的德·莱纳夫人,还捕获了莫尔侯爵的女儿德·拉莫尔小姐的芳心。正当他认为自己卑微的命运就要改变时,他悲剧命运的大幕却悄悄拉开了。

德·莱纳夫人在神父的唆使下告发了于连,愤怒的于连疯狂地在教堂开枪击伤了市长夫人,被判处死刑。在狱中,于连认出了真实的自己:他没有真正爱过,他只是想通过对女人的征服,满足自己的虚荣心。他憎恶上流社会的虚伪和丑恶,但又“宁可死上一千次也要飞”,他亲手为自己戴上了伪善的面具,他满腹的理想和热情,在强权腐化压制中沉沦。于连被捕后德·莱纳夫人不顾如滔天洪水般的舆论,花重金天天来探望他,忏悔被神父迷惑而告发了于连。德·莱纳夫人单纯真诚的爱,让于连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又变回了那个淳朴的农家少年,他拒绝了在黑色道袍包裹下的苟活,毅然走向断头台。德·莱纳夫人也在于连死后三天,拥抱着孩子们离开了这个世界。博尔赫斯说:“任何命运,无论如何漫长复杂,实际上只反映于一个瞬间:人们大彻大悟自己究竟是谁的瞬间。”于连最后明白了,生活在复辟的波旁王朝背景下的底层人们的抱负和野心,只能靠出卖尊严而换取,他为了尊严放弃了年轻的生命。而贾瑞临死最后一句话是:“让我拿了镜子再走”,这厮做鬼也要风流。

无论是《红楼梦》中的“红”,还是《红与黑》中的“红”,都应该是希望的象征。大观园中那个唯一能感到“悲凉之雾”的宝玉的住所就叫“怡红院”,但这个“怡红公子”,面对一个个花季少女的凋零,也只能以自己出家当和尚做陪葬,“红”不过是一场梦。《红与黑》中的“红”是于连所向往的拿破仑时代,“黑”是于连所处的王朝复辟时代。“红与黑”两股势力的绞杀,虽然在十九世纪是以拿破仑的大革命失败而告终,他的精神却鼓舞了像于连这样的年轻人,他们用生命去抗争,他们要撕碎贵族们的伪善面具;而曹雪芹所处的封建社会已腐烂透顶,没有半点鲜活的朝气。贾瑞在死亡面前任由肉体沉沦,司汤达说:“几乎所有的人生不幸,都源于我们对所发生的事情有错误的认识。深入地了解人,健康地判断事物,我们就朝幸福迈进了一大步。”于连终认清了自己,认清了社会,坦然赴死,贾瑞沉溺淫欲不可自拔,所以说生活在封建末世的贾瑞们不是吃了豹子胆也不是吃错了药,而是根本无药可救。



【人间花木】

鸽子写下赞美诗

□柳已青

凌晨,寒风卷着雪花狂舞,地上落了一层雪。薄雪被吹到背风的角落,以落寞的存在,告诉人们昨夜曾下过雪。

太阳升起来了,落在雪松上的雪,很快就不见了。蔚蓝的天空无垠,朵朵絮状的白云盛开,幻化。天空很蓝,如同海洋,白云很软,触及心灵。白云苍狗,让人想到生死流转。蓝天就是无边的稿纸,白云就是蓝天上的诗行,如同古老的箴言,目睹人间疾苦悲欢的小说。

上午九点半左右,买菜归来,在小区里的小广场上,看到一群灰色的鸽子,在地上觅食。这里曾是老人和孩子们的乐园,四季盛开欢声笑语,经常有孩子们喂鸽子,与鸽子嬉戏。现在这里不见人影,空旷与清寂相伴,铺满了整个小广场。鸽子不知人间发生了什么。它们照例来这里觅食。

我数了数,一共九只鸽子。白色的嘴巴,灰色的头,墨绿色的脖子,灰白色的背与腹,白色的羽翼尾部是灰色,粉色的爪子格外引人注目。这些鸽子是亲兄弟、亲姐妹,身形、颜色、大小齐刷刷一致,给人的感觉是身材丰腴而又轻盈,蕴含某种奇妙的美感。鸽子的脖子很灵活,像小鸡啄米似的伸向地面,带有某种节奏和韵律。地面上什么食物也没有。它们是在假装干饭吗?

其实,我早就在空中看到过这些鸽子。每年春天,实验幼儿园墙外的海棠怒放时,晴空万里,大海的蓝色融化到天空中,令人心醉。每当午后两点左右,这群鸽子就在满树繁花的海棠上空飞来飞去,感觉飞行路线是一个圆形。每隔四五十秒,它们飞翔的身影就出现在海棠树上空。它们飞过,被粉色、绯红海棠花压的树枝在春风中微微晃动,似乎回应着在浩荡春风中巡游的鸽子。有时,幼儿园里传来童稚的歌声,钢琴伴奏,歌声飞向蓝天,鸽子们飞得更加欢快。这是对生命的礼赞。

虽然是心灵上的老朋友,但我还是第一次近距离观察它们。鸽子的眼睛,黄色的眼睑包围着温润的眼睛。黄色的眼珠(信鸽为红色),晶莹透亮,中心是黑色的瞳孔,流露出生命的神采。鸽子的眼睛,色泽层次鲜明,幽深,亮丽,神采奕奕。我在观察鸽子的眼睛时,觉得是在和这温驯的生命进行某种对话。眼前的这群鸽子,不惧严寒,在地面上悠闲漫步,不时地发出“咕咕”的温柔的鸣叫。尽管没有食物,它们也不急不躁,气定神闲地踱来踱去。在寒风中悄悄站立多时,看这一群鸽子看得心神荡漾,百感交集。

小广场突然闯入一辆轿车,尖锐的鸣笛声把鸽子惊起,它们齐刷刷地飞到黑色的电线上,排列开来。我也迅速躲开,目光追寻着鸽子。鸽子有的乐观地抬头看天,有的疑惑地低头望地,还有的脖子转来转去,惊魂未定的样子。

我想,方宗熙先生在英国留学时,一定在伦敦海德公园的草坪上看过鸽子。2022年8月16日,我与海洋生物学家方宗熙先生的女儿方菁女士取得联系。次日,我在汶上县城泉河公园散步,与方菁打电话,在河畔的小广场上遇到一群白色的鸽子。也许是鸽子——这种神奇的鸟儿,这种传信的鸟儿,让我冥冥之中和方宗熙先生有了更多的联系。

2022年冬至这天,我在小广场邂逅这群灰白相间的鸽子。这些没有食物吃的鸽子,仍然发出“咕咕咕”的鸣叫,为人间增添了寒风吹不走的温柔。我猜想,鸽子的主人是一位老人,此刻躺在床上,正在与病毒搏斗。

这一天,我完成了《向海而生方宗熙》传记的创作,开始酝酿如何写后记。

三天后,我从这里经过,地上铺展一片金色的颗粒,那是一粒粒的小米。这群鸽子悠闲地进食,优雅地干饭。一只戴胜鸟,嗅到了美食的气息,也蹦跳着开吃。刚开始从食物边缘试探,随后大摇大摆地进入核心地带。一群麻雀麻溜地凑过来,啾啾地呼朋引伴。它们欢呼,真是雀跃。鸽子们并不介意分享美食,不时发出“咕咕咕”的鸣叫,似乎吟诵着生命的赞美诗……